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八

神宗皇帝

討梅山蠻

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章惇察訪荆湖北路農田水利常平等事始議經制南北江南江本唐敘州五代失守羣蠻擅其地虚立州名十六國朝並隸辰州許令貢奉則給以驛券其後有硤州舒光秀者為之首領提點刑獄趙鼎言硤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内屬時熙寧三年也明年辰州布衣張翹上書論江南蠻雖有十六州惟富硤敘州僅有千戸餘各戸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薦饑近向永晤與繡鶴敘口州蠻自相讎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

撫富砍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又言北江下溪州刺史彭師宴孱懦衆不畏服爭鬬讎殺不已皆有內向心近師晏嘗於辰州自陳願以石馬鎮一帶疆土歸化乞乘機招納建城寨定稅賦詔以翹書并鼎所陳下知辰州劉策詢度於是請如翹言領兵壓境密行招諭直下溪州修築一城置五堡寨仍遣其子圖上方略 上曰策言兩江事所規畫甚善非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 九月丁卯詔比差章惇經制梅山蠻事令令知潭州潘夙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蔡□與惇協力處議毋致失誤梅山蠻素出抄掠漢界嘉祐末鼎州人張頡知益陽縣收捕其桀黠者符三等遂經營開拓安撫使吳中復以聞其議中格及戶部

判官范子奇權判湖南路轉運副使復奏蠻恃險爲邊患
宜臣屬爲郡縣子奇尋召還又述前議會遣惇察訪南北
江遂以命之既而更委鳳□十一月庚申章惇言招諭梅山
蠻猺令作省户皆懽喜爭闢道路迎所遣招諭人得其地
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
南止湘鄉佛子嶺又言南北江事亦各有序　六年二月
戊戌以歸明人黄全諫爲三班奉職辰州指揮使仍賜銀
絹袍帶初洽州蠻李光全等欲連富州村團爲亂全諫執
送官故賞之其後章惇言賞全諫太優恐難繼其次三人
止乞與殿侍上以問安石安石曰不然安能使人人踊躍
有趨賞之心而口治不敢出而求助陛下每恐賞輕重不

等即有人觖望如漢高祖功臣未有受封者先封趙子弟四人若畏功臣觖望即不敢如此不敢如此即何以收趙人心今賞全誅正是封趙子弟之意人主作威福若使人臣各自較量厚薄操券以責人主恐人主不可勝責故太祖責三班援例求賞盡誅之所以銷人臣悖慢之氣而長人主威權若能如漢高祖收趙子弟即人臣有觖望為亂者□□令衆誅之而已　四月壬辰權邵州防禦判官郭祥正為太子中舍章惇言祥正均給梅山甲及根括增税有勞也　五月癸亥章惇言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蔡□元奏梅山利害及措置梅山武岡徭人得主容萬四千八百九戸丁七萬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萬四百三

十六畝起稅租及修築武陽關硤城寨其提點刑獄朱初平管句常平司喬執中知潭州潘□並協力同識詔各遷一官　六月辛巳南江歸明人向永晤奉其祖防禦使通漢所受真宗敕金交椅銀裹劍及富川印來獻詔以劍椅先朝所賜還之而留其印　七年四月詔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縣以盧陽爲名從章惇請也

南江傳云懿州賜名沅州潭陽縣名盧陽縣並繫之七年六月案實錄乃七年四月十九日事也正月十九日惇請建州縣城寨當參考九域志云沅州潭陽郡熙寧七年收復溪洞黔衡古顯叙硤中勝富瀛繡允雲洽俄獎晃波宜十七州即唐叙錦獎州地置州治盧陽縣領

盧陽麻陽黔陽三縣及寨二熙寧五年收復以砍中勝
雲鶴繡五州即唐敘州龍標縣之東境置安江寨富境
圓三州即唐敘州龍標縣地置鎮江寨食貨志云章惇
初築沅州亦有屯田務
八月甲午併辰州麻陽招諭二縣隸沅州　十一月戊戌
賜江淮發運副使張頡奬諭勅書并銀絹二百先是章惇
言搆置梅山實自頡發之詔頡具元奏事節以聞故有是
詔　八年三月丙辰沅州奏乞建州學令聽讀者已多乞
賜國子監書庶一變舊俗皆爲禮義之民從之　十一月
荆湖北路轉運使孫搆言下溪州刺史彭師晏等十人内
附已遣知辰州陶弼等部兵夫築下溪州城寨時南江新

定師晏據北江之下溪州槃瓠雜制砦以謀閒其黨保靜永順等六州酋豪使自相仇師晏舉族爲諸酋所攻𢧐僅以身免砦乃爲書委其用事首領周興諭以禍福師晏遂與興及衆數千來降砦取地築城寨五砦永州人也　十二月庚子荆湖南北路轉運使孫構言沅州招納僞地林錦等十三州歸明得戶三千九百十丁六千四百四十一遂州分認歲入課米以豐酙之州界遠者六千里近者四十里請補知州等官詔授地林錦州楊昌𡨋等十三人爲班行軍將　元豐五年正月戊申客省副使知誠州謝麟言本州旁近戶口或遠隸它州見有封疆不足城守乞增劃戶口山川并降屬縣名額詔沅州新修貫保托口小由

豐山堡寨係控扼蠻蕃形勢之地宜以瀨渠何賈堡寨爲治所合置渠陽縣隸誠州仍以麟知沅州管勾沅誠州公邊安撫公事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周士隆知誠州置兵馬監押職官司戸參軍各一員並令謝麟舉官一次誠州官任滿依沅州酬獎

九域志云誠州唐溪峒誠州皇朝熙寧九年收復元豐

四年仍舊置治渠陽縣

六年四月湖北轉運使言誠州開修渠溪等溪峒直抵廣西都懷寨若通此路中徹融州實可扼三路溪洞之喉衿望下廣西協力經營詔熊本應副無得譸張致失機會

五月戊子西上閤門使果州刺史謝麟言先準朝旨擘托

口小由貫保豊山四寨并若水倉隸屬誠州緣沅州與誠州元自梅口為界今因割移四壁堡以洪江口為界自洪江口至梅口江約三驛又從托口寨盧陽縣界至梅口江約四驛削取沅州封守附益誠州太廣不惟沅州戶賦入兵不足以成都兼誠州見招納上和潭溪等洞自可以關拓封疆兼結狼九衛等諸洞並在托口寨西南見隸沅州水陸道皆由托口寨設或溪洞入寇誠州地遠力不能制沅州又為托口等所隔難使措置或以生事乞以小由托口兩寨依舊隸沅州以大由等溪洞割隸誠州從之

平清井雲

熙寧六年晏州六縣夷自清井謀入寇五月癸丑命都官

員外郎熊本察訪梓州路常平等事并體量措置瀘州淯井監夷事

新紀但云遣熊本措置瀘州夷

先是本蒲宗孟皆言討淯井蠻不當發西川兵既弱又遠當發戎州兵而已又言淯井蠻不當盛兵討之蠻急則恃山林官軍不能入也然有田以為生若以兵擾之使不得田即亦自困今不務擾之使不得田而盛兵討之我罷則彼出我出則彼藏瀘州糧食難繼我師必困上以為然欲即遣遣此兩人王安石曰臣欲更與討議續取旨時李曼建議欲以王命撫納甫望个怒及晏子安石又白上此兩人皆以為甫望个怒晏子不可以王命崇奬成其氣勢後

不可測臣愚以爲此二族多不過萬人夷俗以王命爲重

今寵以爵命歲時稍加優賜約以勿相侵擾若懷患乃所

以絕其兼并之謀今縱爲生夷即彼自相兼并非我所能

制何由禁其侵軼上謂曼失策安石曰曼奏亦但云各領

本部不得相侵擾而已撫二酋以王命恐當如此上乃以

爲然既而安石曰熊本于細必能了當蓬獨邊本仍令諭

本此意　九月詔故長寧州土刺史蓋子斗辣爲長寧州

土刺史瀧厲村酋領斗始詠爲巡遏使以措置邊事熊本

言斗辣族距淯井監十里領山前十二村夷衆未嘗爲寇

昨以一馬七牛吉刀等結斗始詠攻討三里寇賊來劫首

級斗辣乞與父時封爵瀧厲村亦控制諸夷水陸形勢之

地緣始該縣南廣州土刺史李行從而使之同至故有是
命　戊辰察訪梓夔路常平等事熊本言近制漢戶典買
邊人田土者聽令訪聞戎瀘州縣分前此漢人亦多私典
賣邊人田土者皆出情願即無爭競但不敢經官印契謂
宜許令賫契赴官陳首如無交加即印契給還其元無稅
租地土不以勑前後並令量認租稅從之　十月辛未王
安石因進呈瀘州事言得熊本書以爲甫望个起晏子可
羈縻初本在京師臣與言如此本不以爲然及今乃知須
合以爵命羈縻緣甫望个起羈縻能掠有生夷自立必蠶
有才略或是豪傑若不羈縻任其并合以彼生諸夷不難
并制遂致強大即爲一方邊患令乘其未然以爵命羈縻

旁近諸大族各隨諸部加以爵命既加爵命並爲内屬部落即難相并合所謂爲大於細圖難於易也上悅曰已令熊本經制他日可如此安石曰本云且有奏請僉議除瀘守上曰專令熊本經制却令本自舉一人知州事更求人未必及本安石曰此甚善

十二月丁丑梓夔路察訪熊本言江安寨兵官以商議買田爲民誘三里夷人斗設等至寨因語問傷殺兵官主名其人自以罪大即拔刀相殺尋斬訖斗設等劇賊也上曰此等人固不可赦然誘而誅之或爲它日之害謂之口殺特以此爲名耳後本乞賞功上弗許蓋本以擻君戎州司户參軍程之元權領江安縣咨圖之之元即召諸酋見於廷問景左藏安在諸酋呀噪

不服因殺九十餘人斗設手又思忠者械送瀘州凌遲斬
之以祭思忠　七年正月甲子熊本言自十一月己卯親
將蜀兵東兵募土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殺小路大小四
十六村蕩平其地納銅鼓槍牌乞降者因即撫定之及於
所得地內小溪口寧遠寨西置二寨立壕面荔枝嶶等處
置卓望四堡平治險隘開修道路建置橋閣里堠悉已周
備并晏州柯陰縣夷嘗助小路夷抗官軍亦行討伐即至
軍前作誓永不犯省地凡得其所獻地一百四十里已募
人墾耕其屬悉已聯為保甲臣與轉運使陳忱提點刑獄
范百祿於今月辛酉同所將軍馬次江安縣見遣兵分屯
及差次軍前功狀續具以聞

十一月乙卯十六日也今月辛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也按熊本集清井享士題名本以六年五月自東府椽視瀘南夷事七年正月一日自江安次寧遠二月二十日戊子同陳忱范百禄至清井享士其稱今月辛酉是二十三日無疑但不應二十六日使奏到恐實錄誤編入此姑從之

四月辛卯賜瀘州軍前効用黔州弩手號忠勝義軍人賜錢三千有功者别議賞淯井蠻寇邊此軍出力死戰蠻隔溪語曰相與無怨何致力也義軍罵曰朝廷遣我擊賊不知其他以藥箭射賊當之者立死賊恐之曰此黔州弩手箭也　五月乙亥西南蕃烏蠻羅氏鬼主僕夜爲銀青光

祿大夫知羈縻洮州甫望个怊為銀青光祿大夫知羈縻
歸徠州沙取陸路乞弟並為把截西南蕃部巡檢從經制
𦭵夷事熊本請也

討茂州蠻

熙寧九年七月癸亥成都府路體量邊事王中正言茂州
所管静州州將楊文緒因蕃部謀燒劫市户圍通州城并
牽張仁貴結連背叛今雖擒獲文緒然已病困恐且死無
以狥衆遂輒斬之具張仁貴并妻女等乞裁斷詔張仁貴
淩遲處死并楊文緒妻女並依謀叛已上口行法仁貴茂
州牙校也　十一月癸酉内侍押班王中正爲昭宣使劉
昌祚為皇城使狄詠為客省副使王光祖為引進副使以

討納茂州蕃部且建堡寨以爲邊防賞功也昌祚詠等皆中正所捣以來者光祖爲梓夔路鈐轄受命策應以兵三千渡索橋歷流沙飛石之危會中正等破雞宗關次蕩箄篥谿諸族得級數千他物稱是遂軍雞宗關去茂州五十里石鼓村扼其半道而爲賊所據中正患之召光祖與昌祚詠議光祖獨請行旣叩石鼓賊恃嶮矢多如雨光祖以銳兵分四路登山出賊背以取其隘賊不意遽遁追至茶山迫夜親執旗鼓擁之以進追斬數百級墮崖谷死者無算遂招納餘族及營諸堡砦會中正等於茂州乃歸始中正至成都而茂州旣與蕃部私誓當罷兵中正獨言受御前劄子有所討殺六月引兵自雞宗關入恭州乘蕃部不

設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焚蕩族帳幾盡尋復與私誓七月又襲之隨復與私誓具奏以蔡延慶雖云私誓官軍至雞宗關蕃部輒渝約距戰故也時延慶已坐措置乖方被責且去成部矣故事蕃部私誓當先私抵兵求和物官司籍所掠人畜物財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口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為坎反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口於上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咒云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私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掠買羌婢以遣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又先過劍門蕃部皆輕之自是剽抄未嘗絕也　十二月庚戌改茂州汶川縣

置威戎軍使及置鎮羌寨雞宗關

討瀘州蠻

熙寧十年羅苟夷犯納溪寨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等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乃詔罷兵元豐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城中守兵纔數百震恐不能授甲蠻數百乃引去知瀘州喬叔達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襲歸徠州刺史召乞弟拜勑乞弟不出喬叔以賄招之乃肯來蠻以爲畏已益悖慢五日遂以衆圍羅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囤結熟夷也王宣馳救之蠻解圍合力拒官軍宣與一軍皆沒事遂張存寶怯懦不敢進乞

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於綿梓遂間四年詔以璟
慶副總管林廣代存寶後以存寶逗撓誅之五月癸丑林
廣言差借職史利言賫文字付乞弟以取王宣下落蠻兵
士及說諭為名陰圖進兵之路勇勁可嘉詔廣問利言道
路巢穴險易遠近及應有聞奏具析畫圖以聞初利言到
乞弟所乞弟遣其奴沙自阿義隨還獻馬四十匹并歸所
虜兵士七八辭款甚遜而利言具道乞弟降意未決所陳
道路大軍進發訖不由此十一月林廣進軍將容堎落始
兜蠻相率據隘我軍是日廣分遣諸將腹背攻之斬二千
餘級得王宣王慎言陷賊時印賊大震恐呼漢兵為生鬼
從天而下自是所向莫敢當者遂進軍阿徐池　十二月

林廣之駐軍阿徐池 十二月一日 乞弟遣人投書求降廣納之及軍次落婆遠越三日廣復令乞弟所遣蠻奴阿義阿生同往諭乞弟乞弟又遣人納降書翌日乞弟又遣其叔阿汝獻馬五十匹請退軍廣隨阿汝所指擊即退四將行營於後山然實扼賊歸路乞弟又請不解甲廣策其有異謀為除阜為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辛未乞弟擁千人稱降廣從十數卒出壘以待之乞弟伏弩氈裘下猶豫不肯謝恩廣即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酋豪二十八人俘三百餘級獲馬鐙仗及乞弟父子所授告敕歸徐州印納江有二橋乞弟弟阿字乘乞弟馬上橋王光祖父子追廹墜水斬之軍中以為乞弟爭其尸得金絡項條脫者

以故乞弟得徑下橋跳去　五年二月丙辰詔昨興師討乞弟今既蕩平巢穴即與擒捕乞弟同功其使臣軍兵等除留戍守外餘各遣歸林廣候措置新立堡寨畢回本任初廣失乞弟於納江衆十萬人皆無人色官吏嗟嘆不能食乃令進寨追賊越七日次白崖又五日壬午晦次老大人山山形皆刀劍立正月癸未朔上老大人山乙酉次黒崖丙戌過鵶飛不到山乙丑至歸徠州大小茅屋纔百餘間乞弟所居則以木爲之亦百餘間自發納江即入叢菁無日不雨雪兵夫凍墮指者十二三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往往取僵尸臠割食之留歸徠州四日求乞弟不獲參文昞問廣軍軍當何如廣曰已如朝旨蕩賊巢穴雖不獲

元惡亦當班師待羅文晒乃出去年六月所受密詔云將來大兵深入討賊期在梟獲元惡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雖未得乞弟萬一糧道不繼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在九重明見萬里之外乃定計班師癸巳發歸徠州循寨而還是月癸丑朔次江門廣與苗時中麥文晒輕騎同往樂共等處相視要害修築堡寨仍以樂共為城江門為寨梅令山席帽溪皆為堡西通清井寧遠安溪以達江門東於大洲壩置堡以通納溪包括上下底蓬褒等利悉居腹內皆時中及程之才初為韓存寶先事經畫者也廣之進寨追賊中軍皆由四出獨留疲老三百餘人在寨暮夜刁斗無聲時中問廣何故廣曰既失賊當就死

不暇卹此耳時中曰公誤矣朝廷付公以十萬衆豈可同偏裨効一死爲勇耶乃命追者整軍而進又欲移兵討落母部索乞弟時中曰公師十萬衆深入死地元惡既失豈可妄加無罪族帳爲朝廷更生事耶要當圖此十萬衆生還計耳賡從其言自納江至歸徠州暴師四十餘日糧道不至乏絶時中之力居多　是歲置瀘州樂共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神宗皇帝

徐禧永樂之敗

元豐五年七月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堞上蓋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頃費不貲蓋有不關禦戎利害而徒費供饋者城壁守備則賊不敢攻兵衆將武則賊不敢戰固不以州城軍寨遂分輕重今若選擇要會建置堡寨名雖非州實已有

其地舊來邊塞乃在腹裏他日建州亦未爲晩已與沈括等定議自永樂堞聲塔平移市石堡爲延至長城嶺置六寨自背罔川良也孟也羅葦囉泊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城圍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萬三千其堡寨城圍要務占畫地勢以爲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畫地勢處則隨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險可以股削爲城工料但如所約可足從之　八月壬戌徐禧李舜舉及沈括等以丙辰發延州蕃漢軍十餘將凡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既定議而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

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不可與偕行有詔留諤守延州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初興版築冦數來爭皆敗去及是畢工使景思誼以兵四千人守之　丙戌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曲珍謂禧曰聞口兵甚重給事與教使宜退處內寨授諸將督戰可也禧笑曰曲侯老將乃爾怯耶不聽丁亥口三十萬衆攻城珍率兵禦之將官冦偉等八百餘人戰歿敵遂圍城　乙未种諤言臣止與所留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護延州諤初議進城橫山本意身任統帥成大功在己而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樂被圍諤據城觀望故託名守延不即往救　丙申上批付沈

括永樂城至爲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
僉重累降處分軍前事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方便濟國
棗城　戊戌永樂城陷初沈括謂徐禧曰吾衆才三萬彼
雜集之兵數十萬豈易當也不如委永樂城以固之禧不
從比入城敵傾國至諸將皆請乘其未集夜往襲之禧又
不從高永能言尤切曰彼性如狗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
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不至今先至者
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跬步進
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俱集則寡衆不支
大事去矣禧岸然拊其頰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
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寇騎稍逼禧乃

命曲珍等走城中兵陣於岸下水際禧植黃旗手劍坐城下臨視之敵先以騎五萬嘗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陣堅不可動三戰則全師俱進奇兵奔我師遂潰曲珍扣城謂禧曰兵敗矣敵人當我者皆其精銳前軍勝而惰在後者皆老稚公可速出潛師踰西山遶出其後擊其老稚彼衆必亂此政兵法也禧閉壁不應珍乃犯關入保收散亡永樂城依山無水下瀕無定河爲井十四築壘營之寇衆驟至李稷惜軍食不納役卒卒以所持鑊鍤掘壘爲磴道爭先登墉乘之遂奪水寨城中掘井三汲泉僅能足飲將領於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寇知沈括退保綏德永樂孤絕攻愈急高永能謂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

且壞不若盡庫幣以募死士突圍出十猶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訖不從又責珍曰曲侯以軍敗又欲棄城邪及圍城浹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亦知勢不敵乃遣呂文惠應之文惠至寇帳其酋生文惠於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即遣文惠還禧以曲珍總軍政不可遣而景思誼自請行禧曰萬一蹉失恐傷國體思誼曰今勢已逼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數萬人命豈顧一身邪酋見思誼言若還吾蘭會來脂事在元豐四年並見西邊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也敵人因之初思誼去時惟禧辭舉有水兩壺諸將絶飲已三日敵人亦不知攻稍緩

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則笑曰止於此矣由是疑恩鎧泄之是夜大雨敵兵四面急攻士卒饑疲不能復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爲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舜舉將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稷亦草奏云臣千苦萬苦也禧不知所終或言禧實不死有陷敵還者常見之

十月戊申朔李柜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八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先是沈括奏羌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憂之曰括料敵踈矣彼來未戰豈便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及聞城陷涕泣

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相蒲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常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乙丑詔鄜延路計議官試給事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轉運判官李稷自永樂城陷不知存亡必已死事特贈金紫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舜舉贈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謚忠愍各推恩二十資舜舉子充遷十資自借職為供備庫副使兄舜聰五資自左藏庫使為皇城遂郡團練使舜欽并姪瑜各遷一資妻任氏特封夫人稷贈朝奉大夫工部侍郎推恩十二資並賜銀絹各千入內高品張禹勤贈皇城使賜銀絹各五百推恩七資禧為

人狂踈而有膽氣尤喜言兵以爲西北唾掌可取但將帥怯懦耳吕惠卿以此力引之於上故不次擢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敝天下共望朝廷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築城禧素以邊事自任上遣往經畫之既入其境不爲備狂謀輕敵猝遇强寇故敗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聽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自吕惠卿力引徐禧以下朱本並削去其意可見也新本以復存之今從新本邵伯温見聞錄云自今更不用

兵與卿等共圖太平蓋指此事

丙寅詔种諤問高世亮於何處求得高永能遺骸更遣人求訪徐禧李舜舉李稷張禹勤遺骸候見即依沈括已行曉諭給賞錢還資酬獎初永樂城陷高永能之孫昌裔與左右欲挾永能由間道走米脂永能曰吾束髮從事西陲大小數十戰未嘗敗今年七十又荷國恩寵恨無以報今雖幸免柰士卒死者何汝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弊衣奮戰而死不知其為永能也後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馳數十騎入城得永能尸以歸

六年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文州刺史种諤卒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

不已　七年三月庚戌手詔劉昌祚本路士氣自永樂不守以來折衄摧喪非往日之比近聞諸將互出頗獲首級軍氣小振則豪勇異常之人宜有甄别將以氣作之使鼓率士心樂於攻戰今賜御製綠戰袍紅綠勤巾金綠烏梢弓虎紋帳靳銀纏桿槍朱漆圖排金鍍銀裝手刀各五十宜擇衆與之人量所宜賜之　元祐五年二月己亥見陷没夏國人一百四　九人以晉州進士邢遵原爲本州文學賜袍笏先是永樂城失守遵原等爲夏人所掠旣遣使詣闕請罪至是具籍以歸

經制安化蠻事

元豐五年六月壬申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

作過乞指揮所屬官司處置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其爲人麤疏付之未必辦事且所言本路兵丁足用若用之使言不足正如匠人造屋小計之既興工乃見材實侵多用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安南與昨來西師王中正高遵五路代靈州事見西邊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十數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如瀘州乞弟其初但爲索蘿箇年因骨價復私怨耳王宣過分往救之爲乞弟所殺事遂張大比及事平公私蕭然勞費天下大事盡嘗起於至小章惇曰天下事皆積小至大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萬幾上曰知幾至難惟聖賢爲能圖於未形所以無智名勇功其次

於其幾兆而圖之則易為力其下事至於著見而謀之故用力多而見功寡或遂至於傾隕悖又曰善師者不陣蓋圖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將兆天常見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猶如語言顧今無深曉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則能消伏先帝末年孛見甚大有聲光芒掃墳墓又熙寧八年十月彗見軫軫長沙星朕以安南為憂王安石以為不足虞不閱月安南叛前年彗出郎位沒於張去歲興西師乃去郎位是事由朝廷本非四裔起事之象章惇又曰太微垣正象朝廷王安禮曰天示變則當靜以應之此古人之所以消伏者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此亦數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雖必至於用

兵可以無悔矣事將萌而天象先見葢人事在下氣積於積衆人之氣而先見猶人之五藏有疾病而氣色見於面又曰天下事莫重於兵社稷安危所係措兵既定則其他皆粉澤而已章惇曰古人以戎祀爲大事葢事神治人莫重於此上曰戎與兵異甲冑起戎葢兵至於用則謂之戎祭祀測鬼神之情狀爲難古人所以常合而言上曰太祖平諸國遣將如親行不勞而定子孫蒙福在所加重也王安禮曰太祖以不殺得天下累聖皆不妄殺一人所以後世安榮上曰三代得天下雖以殺葢有出於不得已而殺者然未若得已而不殺古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不得已而殺又曰前世爲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

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旣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一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珪曰國朝會要言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璪曰非陛神聖孰能知之　六年正月丙申經制宜州溪洞知沅州謝麟言招降元謀賊首羅世念并逐洞頭領種族四千八

百人納衣甲器械二萬并生界思廣洞酋長具到人煙户
千四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納土歸順其傑黙酋
酋已付有司聽旨詔謝廝領果州刺史和斌領榮州團練
使知安化州及思廣等五十二洞首領羅世念爲内殿承
制蒙承想蒙全聖蒙光趙並爲西頭供奉官蒙全吽蒙全
仵蒙懐忽蒙光速潘曹並爲侍禁潘全劍爲奉職並給俸
與春冬衣初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遐鎮月赴宜州公參
及入中賣板木宜州歲四营設前知宜州錢師孟通州曹
覲擅裁損例與酒食不如舊買板木不及償償答貢物估
價虧其實還補丈字至五年不給故自五年三月侵畧省
地五月費萬錢戰死六月知宜州王竒戰死事聞詔以麟

斌經制溪洞事以口師孟屬吏爲先是和斌爲廣西鈐轄
經畧司委斌率步騎三千討羅世念嘗盛暑晝夜趣兵趨
懷遠寨曰此要害之地得之則生矣武曰柰何背龍江邪
斌笑曰此所以生也因示弱以驕之將士卷聽其暇迨自
如既兼旬邏大閱蠻人覘知兵少果大至斌親至營出俸
錢市酒肉以勞諸軍曰吾雖老思効死以報國翊日見敵
進退唯吾所視不如令者誅夜選將迎敵寄戒以望敵則
走口衆闐報皆恐斌高卧不動凌晨報益急斌從容會食
度誘之至平坂列八陣以待之張疑兵左右山上戒軍前
貫敗者瞰江壁立賊登佛子嶺見兵衆大驚斌分騎兵出
其傍身不乘馬被甲步出策先鋒陣將士皆力戰蠻大敗

武欲益兵進討開置城邑會朝廷以斌同經制蠻事斌從容講畫進屯要害以圖撫納世念遂率其酋黨內附云

六月乙卯丹州刺史莫世忍為檢校戶部尚書給銅牌旗號其子姪九人並賜官勳以經制宜州謝麟言大軍討安化蠻猺世忍獻木弓百絃二百藥箭五千自言世為外臣修貢不懈故有是命

撫遇蕃戶董氈

嘉祐六年八月邈州首領唃廝囉既年老國事皆委其子董氈知秦州張方平嘗誘董氈入貢許奏為防禦使董氈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擅以方爵許□□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氈與之

共國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爲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
氊也於古渭州具熟户酋長皆懼以爲諒祚且求并吞諸
族亟詣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以爲守禦之具盡籍諸
縣馬悉發下蕃兵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
關西震恐樞密使張昇言於上曰臣昔在秦州邊人言口
欲入寇者甚衆後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
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以
引兵西之擊董氊矣諒祚尋復爲董氊所敗築堡於古渭
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竄
謫奏三上甲申徙知秦州張方平知應天府　八年四月
壬申英宗即位　治平元年六月辛亥詔增邈州首領嗢

廝囉年賜大絲百疋角茶二百斤散茶三百斤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月給茶綵等　七月丙子以邈州首領唃廝囉子域州團練使董氊爲順州防禦使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熙寧五年二月丙寅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呂公弼爲宣徽南院使判秦州董氊用舊事貽公弼以書且稱敕公弼卻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稱敕董氊自是不復稱敕　元豐二年六月甲寅董氊貢奉大首領景青宜黨令支等辭上召通殿陛諭曰歸告董氊所遣貢奉人甚恭恪今已許汝納款此後可數遣人來任使交易又聞卻落子欲侵汝疆境祖父田土宜善守勿失皆奉詔唯唯　五年二月癸酉詔西蕃邈州首領西平軍節

度使押蕃落等使董氊封武威郡王賜金束帶一銀器二千兩色絹紬三千疋增賜大絲五百疋角茶五百斤阿令骨爲肅州團練使鬼章甘州團練使心牟欽氊伊州刺史各賜金束帶一銀器二百兩綵絹三百進奉使李叱臘欽廓州刺史增歲賜茶綵有差青宜結鬼章止稱鬼章阿令骨稱阿里骨　六年十月庚子董氊死阿里骨繼立阿里骨于闐人非喎氏後其母挈乎瞎適嘗侍董氊因養阿里骨爲子既而董氊得風痺病臥帳內委政於阿里骨甚親信之阿里骨又得幸於董氊妻喬氏內外咸服遂謀篡奪董氊先有子欺丁夏人及回鶻皆以女妻焉欺丁性輕佻好易服微行阿里骨陰使人賊殺欺丁及董氊死阿里骨

與喬氏匿喪出令如他日悉詔諸族首領至青唐城聽董氊之命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毋嘗事我今當以種落付阿里骨仍厚賂大酋鬼章溫溪心等於是諸族首領共立阿里骨為董氊嗣阿里骨并取歟丁二妻為己妻毋事董氊妻契丹公主其貢奉朝廷猶如董氊在日未遽以喪告也

此據哲宗實錄阿里骨傳注汪藻青唐錄高永年隴右錄增修青唐錄但云得幸於董氊妻不指誰氏隴右錄稱董氊妻喬氏又稱董氊妻契丹公主不知喬氏與契丹公主為同為異當考明年六月乙亥詔并王鞏甲申雜見可考

十二月癸酉手詔李憲得録奏董氊阿里骨著字覰其情辭忠智兼盡顧中國食祿士大夫存心不過如此綢繆再三嘉美無已兼爾所回委曲頗中事情甚得朝廷口命之意緣今夏口姦謀不小直欲并亡一路深入腹裏襲我之虛切不可以平日抄掠千百騎待之也宜大爲經畧廣作枝梧勿令得志貽患異日昔六合首耳羅支斯鐸督輸忠朝廷協力擊賊後成奇功殺李繼遷於三十九井當時朝廷報賞甚厚今董氊阿里骨既効誠如此宜更激勉使深入彼土求如上功以稱朝廷撫厚之意　董氊進奉人辭上顧董氊首領曰自歸爲本朝後與夏國通好乎對曰昨夏國屢來言若歸我即官爵恩好如所欲臣等拒之曰自

勵聖朝荷國厚恩義不敢負上曰嘗與夏國戰否對曰西人寇邊累曾率衆出戰奪得其城壁及獲首級甚多上曰歸報董氈令盡心守圉各賜器幣分物有差首領嘗與夏國戰殺敵有功者賜槍旗器甲

通使高麗

熙寧三年高麗入貢四年十月癸亥知制誥王益柔以草高麗答詔非工罷直學士院　七年二月癸未高麗國王徽表求醫卜畫塑四工以教國人詔羅拯於四色人內募願行者各擇三兩人赴闕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元豐元年正月辛未命安燾假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爲高麗國信使林希假右正言直

昭文館副之先是權知高麗國王徽比年遣使朝貢上嘉其勤誠待遇良厚故遣壽等使其國三月辛巳命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陳睦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為高麗國信副使代林希希論監杭州樓店務以上批聞希雖廹懼朝命不敢終辭然形貌憂戚不少舒且高麗望中國使人久矣苟一見希顏狀如此甚非所以使彼識達朝廷眷顧遣使通好之意今雖已啟行理終未便宜遣人代之故也　丁亥詔使高麗涉海新舟並賜號其一曰凌虛致遠安濟神舟其次曰靈飛順濟神舟　十一月己丑直學士院錢藻撰進遣押醫官賜高麗國王王徽詔上批宜令許將孫洙更各撰一本以進壽命洙為翰林學士御史何正臣言安

壽陳睦使高麗日以所得市馬易銀及於高麗界使人索驛料算直害義辱命啟侮外夷望案治其罪追所與恩命仍詔高麗諭以使者失職之狀以慰遠人詔劉與壽睦令知　二年五月辛卯賜明州及定海縣高麗貢使館名曰樂賓亭名曰航濟　十一月甲午明州言高麗貢使乞市坐船詔以靈飛順濟神舟借之　又言明州象山縣尉張中奮以詩遺高麗貢使詔中衝替　三年二月詔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日聽高麗使陪位并館伴所言高麗使柳洪等乞過奉慰入寺觀燒香比羣臣服黑帶從之仍以帶賜之　戊申高麗使柳洪以國王之命貢日本國所造車賜詔答之洪以禮諸侯不貢車不敢與貢物同進而館

件使以聞詔許之乃進　四年十二月己巳高麗進奉使
崔思齊等百三十五人見賜物有差　癸酉高麗國王與
二府親王書詔親王二府土物令受而不答止以書謝應
臣僚答高麗國王書差著作郎林希具草進呈送御書院
以精紙寫付使人回　五年正月詔在先朝時金人常至
登州賣馬後聞金人馬行道徑已屬高麗隔絕歲久不至
今朝廷與高麗遣使往來可降詔國王諭旨金人如願以
馬與中國爲市宜許假道後金人卒不至　二月丁卯史
館修撰曾肇言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
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
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爲國

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麗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爲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葢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爲國而名及世次與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治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伷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葢四十有四年今陛下神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徼所遣使方集闕下葢高句驪文字之國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與壤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

後何以能復其國何以復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緣其興也自建始與抑建之先已有興者與自天聖至熙寧四年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為何屬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裔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詔下畢仲衍以所與使人崔思齊李子成語來上其所知不詳於羣論著也所可紀者新羅百濟內亂王建遂合三韓易高氏姓諭於治為遠宗王徽詢之子也又云高氏聖歷元和間事皆有記錄三韓自有史元和中獻樂兩部蓋唐樂鄉樂也

上曰他邦歸附中國者固亦不少如高麗其俗尚文其國王頗識禮義雖遠在海外尊事中朝未嘗少懈朝廷賜予禮遇皆在諸國之右近日進伶人十數輩且云口樂無足取者止欲潤色國史爾安燾等出使其國中館伴乃與上節人從庭下相揖蓋以其國主與燾均禮故也　六年九月庚戌詔高麗國王王徽率令明州就本州或定海縣擇廣大僧寺以僧三十七人作道場一月罷散又作水陸一會徽立凡三十餘年其境東南臨海西北接契丹金國黑水自王建并新羅百濟之地至此益百七十餘年王居蜀莫郡曰開州號開城府新羅曰東州號樂浪府爲東京王居東北二十日行百濟曰金州號金馬郡南十二日行扶

餘舊地曰公州號扶餘郡又南二十日行平壤曰鎬州為西京鴨綠江為北徼東所臨海水絶青下視十丈大凡海至高麗界則清水登州經千里長沙即濁地寒多山國王出平地審乘車駕牛或以馬涉山險乃騎官有中書省中樞院平章事參知政事中樞使翰林學士知制誥大抵做中朝國子監四門學學者至六千餘人三歲一貢舉進士詩賦論明經試一大經一小經進士夜試給燭三為蠟八兩爆盡不就即退榜放五十人書有東觀漢記百官以米為俸或給田授罷隨官增減致仕乃已貿易亦用米而不用錢不禁民釀酒兵出於民番衛王府國人好佛法開城府有寺七十餘區與王寺僧千五百人官給田三百結俗

以田四方方四百步為一結田結收二百苫苫為斗十五
正與中國一石等天聖以來使由登州入熙寧以後皆道
明州言登州路皆沙磧不可行其自明州還遇便風四日
東夜拯黑山已望見其國境以黑山入島嶼安行使風七
日至京口陸行兩驛至開州　十二月壬申上批祭奠高
麗國使楊景略等奏辟李之儀書狀官聞之儀雖諳達吏
方隨器可使然文章之稱不著士論緣高麗倍喜文中夏
詞格乃彼所視俲宜得問學博洽用字整秀者乃稱茲選
可召赴中書擬用書狀進呈吊慰蕃辟官準此　七年正
月壬戌詔高麗王子僧統從其徒三十人來遊學非入貢
也具令禮部別定館勞之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

神宗皇帝

恭確邪謗

元豐七年三月丁巳大燕集英殿中皇子延安郡王和侍立於前宰臣王珪率百僚廷賀宣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深欣懌及珪等升殿上又諭王與珪等相見珪等復前分班再拜稱謝就坐久之乃退王年未嘗出閤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

哲宗熙寧九年十二月生此年九歲也舊紀書丁巳燕羣臣集英殿延安郡王立侍於御坐之側宰臣王珪率百官廷賀及升殿上命與王相見久之王乃退新紀但

書侍側疑晢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初元豐五年將行官制上於禁中自爲圖帖定來出先謂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爲師保

此據邵伯溫元祐辨誣及呂大防所爲呂公著墓碑大防止稱公著不及光當考

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邢恕曰
上以君實爲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不
敢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之
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辭而後受之
八年正月戊戌上寢疾日昃三省樞密院詣內東門請
入問聖體遣勾當御藥院梁從政劉惟簡傳宣故宰臣王
珪等再附從政奏乃令從政等引入見上於福寧殿東寢
閤自是問聖體皆如之　己亥詔不視事五日三省樞密
院問候於福寧殿東寢閤宰臣言上未視事應合行事乞
權作聖旨行出以閤事體稍重者進畫施行上不能言首
肯之晚再詣福寧殿上書字諭王珪等自來日可只早入

庚子執政官晚再詣內東門內侍傳宣放自此惟一入
乙卯上手書字諭王珪等自今可間日入問自戊戌上不豫三省樞密院日至寢閣至是上小瘳故有是旨 丁巳王珪等言聖體向安御殿有期臣等不勝欣喜上欣然首肯之 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凡三奏上三顧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視肯首既退移班東閣皇子及皇太后朱德妃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張茂則言皇太后且為國家社稷大事不宜固辭珪等請至於

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燕羣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立乞再瞻覩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朔日至今日由内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後再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則必奪已相乃與邢恕謀爲國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游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且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幼冲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

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雍王顥有覬覦心皇太后將捨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械共造誣謗械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於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又知確與珪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他日亟問確曰上起居狀比何如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禁中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爲之主公爲次相獨不知邪一日片紙下以某爲嗣則公未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媿然曰然則計將安出恕曰延安郡王今春出閣上去冬固有成言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俱入亟於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由公言而早建千秋

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備令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見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謝謂恕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固山險即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士待變於外廷謂曰大臣共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士入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既退乃與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廹珪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即以珪爲首誅珪口吃遽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口緒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惇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請俱出遂遇雍王顥及曹王頵於殿前惇厲聲曰已得

旨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矣柰何顏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翌日遂立皇太子確惇京恕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迹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卒爲朝廷大禍其實本恕發之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子精俊好學已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祈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爲皇太子改名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候康復日依舊未刻執政再入問聖體進呈立皇太子例降赦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立大事已定天下事更在卿

等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素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自此執政日再入　乙未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為策立皇太子禮儀使翰林學士鄧潤甫撰冊文戶部尚書王存書冊大禮部尚書韓忠彥書寶　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德妃朱氏為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

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論紹興史官既别加考定專取元祐舊文固得本實矣第恨弗詳今參取諸書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

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造謗而萌芽
則自邢恕發之其令蔡京領劄子入內庭確惇當時亦
必有他說紿珪故珪不以爲疑然開封知府何與朝廷
事此政坐珪愚闇耳若珪能即拒絕既無疑似之迹則
橫禍又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
潤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粉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
蔡懋宣和間劄子用誣訕文字託名御製極矣誠可爲
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禍豈
有極乎此事既存真實仍悉取異說附見於後庶觀者
曉然究其真實誣妄小人情狀無所遁逃亦猶孟子必
著許行楊墨等語不用掃除絕滅之也　哲宗新錄宣

仁聖烈皇后傳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宴中宮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神宗彌留后勑中人梁惟簡曰令汝歸製一黄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上倉猝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芥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恕確爲右僕射罣遣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侄光州團練使公繪等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置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

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
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幼冲宜早定議歐嘉皆賢王也公
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王珪為
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巳及惇確得無變確使
山陵韓縝藂前具陳恕等所以語太后者使還之日暴
其數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摯拜左僕射恕坐黨與
謫監永州酒新錄載建儲事具此確貶新州恕責永州
皆元祐四年五月事摯拜右僕射乃六年二月事不知
新錄何故相連書之恕除起居舍人在元豐八年七月
二十四日方神宗寢疾時恕但為職方員外公繪公紀
遷團練使在哲宗即位後此時但為刺史耳新錄稍似

抵梧令改之趙子崧云余既書元豐末命紹興二年四月避地潯江偶司諫韓璜叔夏謫監潯州監税暇日語及因借得其父文若記莊敏丞相作樞密長時神宗服藥日久韓一日語張璪曰上服藥日久建儲如何璪曰子厚多言試説與看韓乃語章惇惇曰此議甚好二相亦以爲然約集議於密院南廳屏人留筆硯一副紙數幅就坐久之皆無語韓視王珪曰今日之議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延安郡王去年上巳令侍宴出見羣臣又有旨四月一日出閣此事何故都無一言珪云諸公之議亦珪之意也别有何疑張璪推筆硯紙與惇令於紙上寫立延安郡爲皇太子來日至寢門名内臣張茂則云

令日奏事欲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茂則令於御榻前
設案珪將所書紙鋪在案上奏欲立延安郡王爲皇太
子時神宗風眩不能語但慘怛久之衆皆立未敢復言
時太妃亦在帳中露半面國婆婆抱上坐頃之再奏國
婆婆云聖意已允王珪問茂則太后在甚處太后自云
在此中茂則令內臣張簾太后在簾下云相公等立得
遠孫兒直自孝自官家服藥只是吃素寫經簾內出經
兩卷一卷延壽經一卷消災經逐卷後題云延安郡王
臣某奉爲皇帝服藥日久寫某經一卷願早康復自簾
內宮人抱出哲廟哲廟裹帽子着衫帶立於簾外諸公
環侍久之無他語遂宣制施行後神宗上仙宣遺制立

皇太子內外忻戴初無異聞已上韓氏手錄不敢增損一字案子宬所書與伯溫辨誣所載並同辨誣具注在三月甲午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簾 皇太妃附

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哲宗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后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論 是月辛丑羣臣詣閤門上表請皇帝聽政又詣內東門請太皇太后聽政皆批答不允自是表三上從之 乙卯禮部御史臺閤門奏討論故事詳定御殿及垂簾儀每朔望六參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樞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牓子皇帝與

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事三日已上四拜不舞蹈候祔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殿下以閤門凡軍頭司引呈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續具條奏吏部磨勘奏舉人垂簾日引見應謝辭臣寮遇朔望參日不坐並先詣殿門次內東門應得賜者並門賜從之　四月乙亥詔以太皇太后七月十六日生辰爲坤成節　五月甲午詔太皇太后母韓越國太夫人凡給賜倍常儀　七月甲辰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太皇太后於皇太妃稱賜皇帝稱奉百官不稱臣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甲午承議郎守起居舍人邢恕權發遣隨州先是恕已除中書舍人而言者謂

其游歷櫛貴不自檢慎故也妃常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
太妃爲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
誰爲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并以妃新命紬之
妃教公繪上書據邵伯温辨誣邢妃之孫縡作其父言
行錄之欽成皇后爲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藥吳靖方窺
伺宣仁旨意以太妃過失爲獻謂隨靈駕曾發笑韓絳
以故相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迓引見皇太妃納拜殊
不爲禮亦無慰勞之言公聞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
相過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
小人間諜漸不可長公繪矍然遂密奏疏以爲宜加尊
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訝公繪太

許知公繪與公素厚前此公繪屢有密奏太母無不欣納往往以為得之於公也直遣人詰曰誰教汝為之莫是邢恕與汝做來若不實說即根治公繪迫蹙即吐實云入疏時邢恕實不知臣自為之然邢恕之意亦如此辯縝微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摯縝容也乃入削言公關與政事交游執政遂以為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温公即有簡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先居政府不能為和叔别白負愧誠深蓋以中口有交游執政之言恐益為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前兩月温公檢公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諸公勸之以為不若待至赦後而赦前兩日温公薨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温

公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爲言官初旦事溫公欲爲省郎未及白用希薦於韓乃爲工部員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還朝乃於赦後未開假日入疏論公曰呂公著素與邢某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言然希旦亦不爲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逐去時申公方感旦既犯申公衆論不與非特公也繹所載如此蓋多妄說姑附見

辛丑詔太皇太后出入儀衛並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內故事不可考者依慈聖光獻皇后例施行　辛亥詔以時雨稍愆太皇太后躬詣太一宮集禧觀祈禱　閏二月丁

未宰臣韓縝等上表請特建太皇太后皇太后宮殿太皇太后宮以崇慶殿以壽康皇太后宮以隆祐殿以慈徽爲名詔候過諒闇令有司檢舉施行　十月庚子御史中丞兼侍讀劉摯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摯先進前謝侍讀之命宣諭曰以卿有公望故用卿就箔前四拜巖叟即前謝侍御史之命宣諭曰以卿有材德故任卿摯先進奏劄子乞罷武臣試換文資法請訖巖叟進劄子論聽言與用人二事又請摯奏差役事近甚有人動搖乞陛下守定差法巖叟曰昨司馬光上章奏差法非司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餘年行之已便之法祖宗時人情熙熙天下安帖只以此法後因王安石誤朝廷行雇法遂至紛然祖宗法

莫最好又曰今只爭差字雇字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
法也摯又曰自陛下因司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
修完勿使移改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無毫髮私國
家不幸摯曰司馬光雖然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誰爲私昨
罷章惇知揚州甚合公議太皇太后曰章惇昨來得罪爲
無禮豈可便移摯曰應是失勘會太皇太后曰應是差錯
前時問他執政來不知誰主張云爲其親老太皇太后曰
若大辟罪人爲親老不成不償命有對者曰於法父母年
八十無兼侍亦貸命摯曰國家典憲於大臣不說如此巖
叟奏曰若歲月合移及若告詞引明堂恩霈則自不消論
應曰極是極是豈可栽半年便移又曰其子章持者亦上

書言執政陷他父故除揚州令日三省進呈來呂大防言臺諫官又言執政取悅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曰他乞留中却與降出教他執政輩知摯曰小子狂妄敢如此摯遂言曰臣等有一事奏陳此事體甚大巖叟曰緣爲今來修祖宗實錄須要合辨明摯曰此事太皇太后陛下合記得不知當日英宗立爲太子是至和間已定邪直到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宮中只知是韓琦已前文彥博富弼輩雖曾言只是乞選宗室賢者幾時敢指名巖叟奏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此是子細不勝幸甚摯又進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進正人在朝巖叟又曰正人盛則小人消正人不厭多太皇太后曰

正人可知不厭多正人多小人自出頭不得也巖叟又曰先詔諭令二三老臣多方進拔正人摯曰二三老臣亦必體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爲近日差除中也則惹言語摯曰些小須有臣等不敢放過摯又奏曰臣曾薦數人已蒙用一二餘更望採用又諭卿等有正人但奏取入來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來　十二月庚子傅堯俞王巖叟同對延和殿堯俞前謝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材望用卿堯俞拜訖未奏事先問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且曰但恐陛下臨御日久稍有怠墮如能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常以大公之德自守則天下無不治太皇太后曰除是昏昧便如此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閑慢者且休

嫌於更改太猛巖叟進曰若果是闊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亦不可不改也應曰害民則須改堯俞既請劉子大要謂謹始敬終巖叟奏第一請廢葭蘆吳堡二寨劉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新取者城寨皆可廢不獨此二寨也太皇太后曰此畫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第二言曾肇劉子太皇太后曰且令試巖叟奏曰試之已見疏謬又進曰此是小人今皇帝陛下日長一日正要左右前後皆正人涵養盛德豈可放此等人在左右極爲不便應曰待相度巖叟曰臣已上章言其不當陛下置臺諫只要察執政險詖不當今若不存則執政遂將自肆言路亦無由敢言若如此臣不敢安職臣只是忠於陛下應曰此固是

堯俞曰王巖叟忠實言不輕發又曰待相度巖叟曰今日乞陛下一言果決蓮應曰待指揮巖叟又曰不知臣等章疏降出否曰已降出巖叟曰不知今日三省曾進與不曾進曰未曾進呈巖叟曰乞早降出今日文字應曰待使降出　二年二月己丑禮部言太皇太后玉寶請以太皇太后之寶六字爲文皇太后金寶以皇太后寶四字爲文皇太妃金寶以皇太妃寶四字爲文從之　辛丑三省同奏聖旨將來太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皇太后受冊依熙寧二年故事皇太妃與皇太后同日受冊皇帝於殿上發冊令禮部太常寺詳定儀注聞奏　三月甲寅內批付三省將來太皇太后受冊有司難檢用章獻明肅

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顧予涼薄豈敢上比章獻明肅皇后所有將來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宜令三省敘述太皇太后此意降詔施行仍先具詔本進入後數日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主上冲幼權聽政事蓋非得已況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豈女子所當御宰相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今加以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七月戊午中書舍人曾肇言伏見太皇太后陛下昨者深自抑損時發德音不欲臨御外朝退就崇政殿受册詔書一下中外嗟嘆忠義之士至於感泣況臣侍罪侍從嘗獻瞽言不謂偶合聖心特加收採臣竊聞近日有司建議坤成節於崇政殿上壽其

外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附天聖三年故事施行令者三省樞密院乃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今日有司之議將降朝旨令文武百官諸軍將校隨班行上壽禮此臣之所未諭也太皇太后昨降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出臨外朝故就崇政殿受冊竊詳聖意務從抑損今乃百官將校皆赴崇政殿廷立班上壽則是天聖八年以前之所未有其禮更增於舊在陛下謙恭抑損之志前後本末似不相稱　己未太皇太后詔坤成節可只依天聖八年以前章獻明肅御崇政殿上壽禮　九月辛亥太皇太后遣中使賜宰臣執政酒菓并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諭旨云知卿等於邊事極留意勞心故有是賜其御封物

仍不許辭免　乙卯發太皇太后冊寶於大慶殿太皇太
后御崇政殿受冊　三年七月癸丑太皇太后手詔皇帝
嗣位於茲四年華夏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
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
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
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如於典故
有襃崇未盡令開具以聞　政目在八月　十月庚辰禮部
言皇帝推隆母道皇太妃合依皇后緣尊無二上理有屈
伸考之歷代又國朝典故無稱殿立殿名者先是詔禮官
詳議皇太后所居宮閣名號以聞太皇太后諭執政曰皇
太妃並依皇后當悉如之漢唐典故如何文彥博曰國有

不可盡同者呂大防曰漢唐間非正之事於聖朝不可引用太皇太后曰此非因人有言特恐於禮有闕也呂公著等請依禮官所定從之　閏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宣諭輔臣曰近已降指揮裁減雜流本家所得恩澤亦宜減四分之一呂公著等言陛下臨朝聽政本殿恩澤自不當限數向來止用皇太后例豈可更有裁損再宣諭曰今來官允自宰執已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家亦須裁定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討究本末以聞已而詔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四年三月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書見奏注　四月乙巳左諫議大夫梁燾對延和殿奏以春夏屢

陰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象願面詔大臣恊忠決議無留政事方今皇帝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制政簾帷臣下易以蒙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坐使明恩實惠徧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時親政事將來臨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曰年來内中進呈文字常同商量官家出意決事皆有聖斷燾對曰聖德日新天下幸甚此太皇太后保佑之功也願官家更進聖學日課經史熟記寶訓故事上納之　五月丁亥蔡確責降英州別駕是日左諫議大夫梁燾等登對太皇太后稱奬曰卿等於此事極有功言事每如此天必祐之　詳見蔡確詩話　十月甲寅詔太皇太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皇太后皇太

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並追封以明堂推恩故也十一月己丑太皇太后手詔曰吾總機務協助政綱雖克享治安而每懷抑畏今有司乃欲以天聖故事行會慶稱賀之儀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稽合於常規是日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東廡足以顯邦家之慶而形孝謹之風何必外朝乃爲具禮來年正月一日更不御殿受賀上壽俟皇帝御殿禮畢百官並內東門拜表前此尚書禮部乃檢會天聖年章獻明肅皇太后元日御會慶殿受皇帝奉賀上壽及宰臣百官契丹使已下起居稱賀之儀爲請故有是詔

五年六月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

之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蘇轍上言云云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相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詳見調停

六年十一月辛亥詔曰朕獲承至尊休烈託於王公之上蒙成慈訓海內宴安恭惟太皇太后有聖德之徽懿居天下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天地並貺稽歲甲環循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仰贊壽祺用致誠祝昔在神考有奉先獻之禮嘗以此懇請再三輿言傷財而誠悉罷永惟大德未報此而不圖將何以示孝欽於萬世而達戚於神明于具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命歲旦日齋在京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內在京於

中太一上清儲祥集禧建隆醴泉萬壽等六處宮觀大相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夜宮觀罷散日設醮一坐在京外州軍自正旦日辦食設獄三日並支係省錢嘉與臣民共增吉禱庶幾中外均被餘禧先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今日同皇帝聽政不可比先獻蕭恐費國用呂大防曰所費亦不多太皇太后亦勿如此言韓忠彥曰謙抑過甚王巖叟曰此乃皇帝一善事不須過有退託遂降此詔詔詞學士梁燾所撰也　七年四月立皇后孟氏　五月壬子翰林學士梁燾言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祐之功永福宗社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人事上下協應維是

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德如以臣言爲然伏望面出手詔付大臣施行　十一月乙巳尚書左丞梁燾言臣昨在翰苑日嘗密具劄子披露肝膽冒闕聖慈致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官事爲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竊惟淵衷遠慮深識用臣前言自適其時矣伏望檢會前奏早賜詔者歸斷人主以全大功　十二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皇太后宣諭曰主上富於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請復起視事　八年八月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視事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

入崇慶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常降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中神宗皇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令上爲太皇太后於禮尤順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　丁卯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閤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爲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公等試言九年間曾施私恩與高氏否大防對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

何嘗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爲至公一兒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然政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此段據邵伯溫辨誣并蔡惇直筆則脩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實錄太皇太后謂呂大防等必不相見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豫言之令止從實錄係之二十二日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問聖體見上於崇慶

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勢至此爲之柰何應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報者宜盡施行是日太皇太后崩　己卯文武百僚詣崇慶宮聽太皇太后遺誥園陵制度依章獻明肅皇太后典故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　癸卯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庭闈者無不推贊令將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又曰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

問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聽政之日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又曰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地故不可不豫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而今又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　十月丙午中書舍人呂陶上言 見逐元祐黨

紹聖元年二月乙酉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

陵　已未祔宣仁聖烈皇后神主於太廟　戊辰詔曰朕
昨親奉皇太后聖諭皇太妃保育之德著於中外雖已備
極崇奉而儀節之間猶有未稱蓋舊儀雖全比皇后而宮
闈輿蓋之制及出入所用宜有所加苟於本朝祖宗以來
母后之制有所差降則褒隆之數可以施行朕恭承玉音
惓惓慈訓其下禮部太常寺禮官參考典禮儀制及臣僚
上牋拜名命婦進見等儀式聞奏　元符元年三月戊午
三省言究治取問所奏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以御
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宫中掌文書衍
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書其事於籍其所降付某
處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自與奪頒降未嘗以聞上聽間有

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行輒詆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容賜大防妻皆不以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皇坐閣痰發扶掖坐殿後御閤行指揮簾外使臣依次第虛進酒上食至畢外廷皆不知奏除范純仁右僕射召文彥博平章事於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右諫議大夫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忘先帝厚恩棄君臣之義乘時信便冒利無恥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獵取高位快其忿心盡變先帝已成之法分布黨與植據權要公肆詆誣無所忌憚既而自知其罪終不可逭深懼一日陛下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回顧却慮陰連內外

包藏禍心客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無一存者以剪陛下之羽翼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縱而釋之以立陛下之仇敵先帝之所忌惡而棄逐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讎以王府爲要途以朝廷歸私室上下協心同惡相濟意在不測云云臣等竊覩上項事節大逆不道蹟狀明白揆之以義誅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陳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令廣西轉運副使程節涖其刑　徙士良羈管於白州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

青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聖烈皇后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聖烈果有廢立意及士良既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死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聖烈廢立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惇進呈摯等事目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反形未具上曰

摯等已責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十一